

這是一年一次的世界鋼琴比賽，任何人都可以報名參與。坐在這個大會堂，聽著不同節奏、旋律、速度，很快便到了最後一位。

沒有燈光，沒有聲響。幕布是暗紅色的，像凝固的血，整個舞臺只有無邊無際的暗，台下竊竊私語如潮水般湧出。然後，表演者出現了。

不是走，是挪。一根盲人手杖在前方小心翼翼地探著，像昆蟲顫動的觸鬚。他的腳步如此猶豫，彷彿每寸舞臺都可能是懸崖。觀眾瞬間靜默——這靜默比剛才的嘈雜更讓人窒息。

他坐在鋼琴前，手杖輕輕靠在琴邊。全場唯一的光落在他身上，照出一雙灰白色、沒有焦點的眼睛。他深呼吸一口氣，那修長的雙手緩緩抬起，懸在琴鍵上方，像是在等待。

然後，手指落下。不是音符，是驚雷。貝多芬《悲愴奏鳴曲》的和絃炸裂開來，震得空氣都在顫抖。那雙手突然不是盲人的手——是暴風雨中的海浪，是沙場上的千軍萬馬。低音部是命運的叩門，高音部是靈魂的吶喊，尖銳得刺穿一切偽裝。

他的身體隨著音樂劇烈搖擺。有那麼一瞬，他的嘴角抽動了一下，是開心還是悲痛？台下有人開始悄悄拭淚。最震撼的時刻出現在第二樂章。當那個著名的柔和主題流淌而出時，他忽然抬起頭，那雙看不見的眼睛「望」向觀眾席。燈光恰好照進他的瞳孔深處，那裡什麼都沒有，又彷彿什麼都有。他在看什麼呢？是童年記憶裡的光？是夢中反復的色彩？還是我們這些「明眼人」無法抵達的黑暗？

最後一個音符消散時，全場死一般寂靜。他慢慢放下手，微微喘息。他站起身，向想像中的方向鞠躬。那一刻，掌聲如山崩地裂般響起，久久不息。

他站在臺上，像個從暴風雨中歸來的船長，渾身濕透卻目光堅定。雖然他的世界沒有光明，但他剛剛為我們這些在光明中迷失的人指明了方向。